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

恭帝　　晉紀

封宋公裕爲宋王裕辭

聖人制辭讓之禮本於人心非偽爲也舜受堯之天下讓于德弗嗣及禪于禹也禹拜稽首固辭自不情者觀焉謂聖人作偽與己等也如不曰作偽何以終受而不終辭也曾不以至公無我之心度之故不知聖人不自廣以狹人之意示臨利不苟從升高不苟受之法也小人無其誠而竊用其文末行之大過則處之不及未有能中節者且有功受賞聖王勵世之具亦爲才人設耳能不受者上也功逾於賞次也賞越於功則不當受矣劉裕破孫恩殺盧循誅桓玄復晉室北伐南燕俘慕容超皆大功也受賞固宜

而每每牢辭若不可奪者及取秦之舉初得雖富節諷朝廷加己九錫詔命既頒則又不受辭愈力則愚愈堅至於爲王地已逼矣而猶讓之態寂然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求之及與之後辭之古之人嘗以此惡夫飾僞而干名者裕素輕狡又不知書故安於行詐謂可以籠罔世人不料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也故君子惟誠之爲貴耳

初司馬楚之奉父喪歸建康會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汝潁間聚衆謀復讎有衆萬餘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情意勤篤謙不忍發具以狀告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

義之可以感人不義之不足以服人不可誣也彼刺客亡命匹夫爲人所使趨利而已又況司馬楚之家國將亡豈

有勢力可觀望哉而沐謙不忍剌之又委身事之于以見劉裕圖晉之不道雖威權爵賞在己而不足以得一刺客之心而楚之區區謀欲復讎義氣所格武夫屈焉若沐謙者賢於聶政之徒遠矣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當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獨中書令傅亮諭其意遂還建康諷帝禪位

實者名之主名所以賓夫實也禪之爲言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云爾堯舜既没世無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禪也後世亂臣

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難乎其冒繼及之名也則其竊謂之禪竊謂之禪亦可矣而與己者其果讓乎未嘗遜位而云讓國與己而竊禪之美稱是猶正晝攫市人之金而曰彼以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統實則宜書曰某人取某人之國庶乎其不僭矣宋裕圖晉既有年數受王爵而諸臣猶不爲之謀老姦惡忍遂出數語雖曰廉耻道盡亦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桓玄時鼎祚已移則所以表我今取之非玄比也又曰年將衰暮物忌盛滿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又曰將奉還爵位歸老京師則欲去王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豈善乎其見情矣方之朱全忠憤怒叱咤猶爲婉而成章者耶

帝欣然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

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詔遜位

恭帝久王琅邪後嘗輔政事安帝有勤勞之忠且不聞過舉若使當安帝之任三十年間晉亦未至失國比其嗣世乃受劉裕援立之恩祿去公室尸位而已欣然書詔傳位于宋豈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耶惜乎其不敏待傅亮啓告而後爲耳旣知其無可柰何出己意而先諸不亦美哉雖曰甘心而未嘗先發亮勸而迫之是亦不獲已而歸之無可柰何者然則於晉可謂之遜位於宋可謂之受禪乎

高祖　　宋紀

奉晉帝爲零陵王宮于秣陵置兵防衛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臣不知命則不安分守而

心無紀極人君不知命則猜疑忌克多殺濫刑淫祀非望
貪生而畏死無所不至而不知命賦於天非智力所能增
損也漢高祖曰我自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命乎故
有病不療知之審也晉既亡國宋有天下若非天命何以
至此大福不再於零陵又何忌焉且彼在位時不能以邑
去之權今爲無土之君縱欲奮發將安所資也而必守以
兵甲若防寇敵乎以見宋高祖篡奪得國而於心不慊險
慝多虞不敢安於天命其爲英雄也末矣

上聖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日入朝不差時刻
蕭氏帝繼母也古有孝於繼母如王祥薛包者史傳詳著
其行以常人之所難足乎其揚之也貴爲帝王則尤難矣
間有爲妾母而黜嫡母者矣間有引妾母而抗嫡母者矣

聞有爲妻殺母而殺嫡母者矣彼於嫡母如此設有繼母則將如何故未聞有孝於繼母者也而宋高祖行之可不謂賢乎覩其尚權詐能攻戰無誠心公道不宜有天下者也而有孝於繼母之善爲百行之冠焉天之佑之夫豈僣哉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

宋高祖之行事不能盡公者也而爲五公置後此五公者誠有功於晉室宜血食不絕矣爲之置後不隨晉廢乃天下之公義也雖然於公義中有少私焉桓冲宜置後者也其父彝忠貫白日冲又有協安晉室之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桓氏又已絕矣爲冲置後合於春秋繼絕世善善長之法不亦善乎而高祖遺焉則以怒玄之故是則芥蔕之

私也

二年祀南郊大赦

祀天而肆赦者以爲布天之澤也天道福善禍淫方其未赦善人淫人均麗於法及旣赦也善人以有肆疾反不得釋淫人以無惡於用事者例被赦除是以福淫禍善爲天道也不亦矯誣而布命哉人君苟知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之爲大罪也斯不妄赦矣

以徐羡之爲尚書令傅亮爲僕射

漢魏而後人君即位則施恩惠於天下必自大臣始甚者得國者又加厚焉於百姓則以收其未服之心於諸臣則以報其翼戴之助也高祖圖晉二十年一旦得之其修未衆功反從容而不遽服心羽翼莫先於徐傅二公逾年然

後班賞雖增位進爵之詔在即位四日之閒而除命之頒
乃在嗣歲郊天之後夫徐傅非能忘懷榮利高祖亦豈忘
於酬功者而羨之與亮亮所蒙反若不及王謐其故何也初
帝既受殊禮欲速得之而徐傅不知入勸晉主致帝 自言
亮然後悟是則二人於傳授禪讓之幾無能為力此帝所
以遼緩若不經意者歟昔者劉穆之有言劉孟諸公與公
俱起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定君臣之
分也愚謂徐傅何獨不然惟有德之君使人心悅而誠服
若用智力雄長則人亦以機變事我矣徐傅為翼戴元勳
又受遺輔政高祖陵土未乾二子已被廢殺然則高祖之
待其臣徐傅之事其君施報如何哉
帝以毒酒令張偉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遂

自飲而卒褚秀之淡之皆王妃之兄也王每生男帝令秀之
方便殺之王深慮禍及與妃同處一堂煑食於床前故宋人
莫得伺其隙帝令淡之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踰垣入進藥
於王王不肯飲兵人殺之帝臨于朝堂及葬帥百官瞻送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覆轍在前而不知監則末如之
何矣宋監不遠在司馬之世師昭廢弑其主以强奪國雖
京之禍如何哉乃踵其所爲其意若曰不殺故主非所以
一人心而防後患此亦起於寧我負人之意耳不知天道
報施豈使人逆理如此耶又况張偉者零陵王之故臣也
褚秀之淡之者王之懿親也而詔以悖虐不道之事嗚呼
爲人君止於仁高祖之不仁於是爲甚矣已殺晉二帝在
三年之閒人殺已二子在三年之後所以一人心防後患

者其術不亦疎乎既已殺之而又臨之及其葬也又贈送
之爲是紛紛不特以人皆庸愚可欺亦謂天茫然而無鑒
耳子孫之禍不可勝任不亦宜哉

上不豫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惟使侍中以疾告宗廟而
已

高祖非知命而安之者也以取晉之事觀之其貪生而畏
死必矣病而不禱何也傾晉祚弑二主祝史有愧詞難乎
其告諸神祇也人之行有顯有微此高祖之微也而其事
若知命而安死者苟槩指爲知命安死與漢高之不用醫
比也則失之矣

上不信奇恠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不答

所謂奇恠者乃泛言之不知其何等類也若與人事不相

預者不信可也若天地物象之變則有家有國有天下者皆當警懼思正厥事而不可忽也曹操云孤不信天命天下莫大於天命莫公於天命莫威於天命而操乃不信焉所以怙其智力甘爲亂賊之事歟

帝崩

宋高祖御軍戰伐在晉末爲能亦豈司馬懿之比哉正使將略絶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譽之又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也獨孝於後母爲其盛德而清簡寡欲嚴整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稀嬪御少不畜私藏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英雄豪傑所爲力爭者亦往往起於足所大欲而大欲之事不越聲色貨寳宫室燕遊而已高祖得之乃不爲是宜其徒步

提一劒以率羣才終取符堅彼誠有過人者矣後王嘉善而從是以北大其德業則如高祖之入行亦在所矜式矣

營陽王　宋紀

立妃司馬氏爲后

后者乃晉恭帝女也毀其宗廟滅其社稷而酖殺其父使后愚耶又安用之使后稍有知耶其能忘宗國之讎而盡孝於劉氏乎且后與帝同事宗廟爲天下母不選諸名家興族而以廢姓爲之又豈所以惠于宗工而御于家邦耶

魏主闡高祖崩議發兵取洛陽崔浩諫不從

爲師不伐喪古之善教也崔浩諫魏嗣當矣惜乎其未盡而終從之也魏嗣曰劉裕乘姚泓之死而滅之我何爲不可浩曰姚興死諸子交爭今江南無釁豈可比也此所謂

諫而未盡者也所爲不伐喪者以仁心不忍義不可也豈
論釁之有無哉有釁無釁在平時敵國相圖則以此言既
論喪不可伐則無時而可也
崔浩研精經術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
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及魏
世祖立左右多毀之以公就第浩常自比張良既罷歸因修
服食養性之術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
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籙眞經使之輔佐北方
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
於魏主朝野多未信浩獨師事之上書贊明其事曰聖王受
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
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

宣布天下
崔浩以研精經術得名乃當時之學術而作史者又不覈實因亦云爾自今觀之其經術蓋未嘗研精也老莊之學雖或過或不及不得中道其言與紛失違非苟摭諸子所能及彼圖籙其經天容靜論之法後世無裨焉且有出於李譜文之作者懸知其失於老莊矣浩顧信之而不信老莊烏在其為研精也仲尼焉不學而亦無常師其問禮於老聃者或以證舊聞或以析疑似或以老子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焉非以為師也豈為聖人一問之故舉體豐善乎其知禮之損益因革名數形器固自可刪其絕滅禮學以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固自不足取嘗相待哉凡師其人當學其所以言所以

行不𦙍其言之文行之迹也浩自比子房遂修服食養性之術此浙留侯導引辟穀而淊之也豈不謬哉其贊明寇謙之所獻書則曰河圖洛書且寄言於鳥獸之文此又非也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曰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神無聲色貌象若爲而乘筆而書無心腹思慮若爲而辭旨可玩既云自古無比則是誰妄而已矣此亦易辨漢谷永猶能言之而浩乃罔然莫之覺其比子房之智一何遼之甚耶大學明之在人猶帛之有經緯屋之有棟楹也不正如此則其成敗者可知矣浩以直筆殺身非直筆之罪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廬陵王義眞多所求索執政每不盡與義眞有怨言時徐羨

之等已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眞乃奏廢為庶人張約之
上䟽諫殺之
義眞之過宗室之常態非有害於國家者釋良傅友與之
更可也又不改則詔書副責之比至廢徙其刑名尚多等
級也而一奏即為庶人乃特與執政小忿不平之故又
因是殺忠諫之士徐傅受顧命輔幼君而賞罰自恣如此
其能免乎
徐羨之等[illegible]帝令[illegible]陽王遂弒之
己之所為人之所倣也苟推於親則欲子之孝於我也忠於
君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
也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吾亦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
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傅當無異圖死纔二年嗣

君爲季子相繼弑殺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於書有以啓之
矣其卑好還豈不信夫可不戒夫

文帝　宋紀

二年徐羡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乃許帝始親萬機

文帝年已十八非幼主也徐傅身負廢君弑王之罪將以
援立賢明掩於見察者王既即位自歸司寇而請服大刑
萬分有一其能免乎乃偃然當政不復辭讓至於逾年然
後帝得親萬機於是時而闔全雖有愚瞿儒卑之智無所
施矣

下詔暴羡之亮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

營陽之罪居喪無禮狎比小人是其罪之大者方諸昌邑
未爲甚也徐傅受遺作輔拂無諫救之忠君以營陽資在

不發者按霍光故事廢歸其國可耳而遽殺之何義乎羨
亮等於是無免死之道矣亮之言曰臣受先帝布衣之眷
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
說似是而非也黜昏可矣何為殺之亮不能文殺之之事
則其被罪安得謂以辭加之耶使徐傅廢營陽而加厚供
奉黜義真而不絕封爵文帝之來方且序廢昏立明之績
表言安社稷之功借國安榮燕及子孫尚何與里克同罪
耶

表后生子劭后詳視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
可舉帝禁止之

婦人陰柔之質私暱牽制臨大事而能斷者鮮矣劭孰不
愛其所育乎而表后詳視厥子見其有亡國破家之狀決

意去之其與庸遠矣雖然非人理也虎豹豺狼蝮蝎虺蜴尚不食其子豈有人而為此乎表后雖斷斷然非所當斷不若文帝之仁也世之議者以帝不斷而及禍非矣帝之不斷不在乎此父子之道天性也始生而殺之有人心者不忍為也

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與議朝政遂參權要孔顗嘆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

世固有英材奇器不幸而出於夷狄淪於異端者矣魏徵弃其黃冠術之賢者多為俗人人君立賢無方苟有可用不問其所從來也若惠琳之事則不可矣惠琳佛者也佛之教無父無君弃人倫滅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遠除絶不使亂華夏惑民心也而與之論議朝政俾參權要

夫此二事皆其道之所禁也文帝以其道爲可行則當削髮胡服以從其教以爲不可行則惠琳髠首黒衣尚不肯改安知父子君臣之道而侍人主治天下乎以迹揆心以理觀事無一而可者若惠琳知人倫之不可廢天理之不可滅以其師之説亂倫悖理不可行也則當使束髮易服然後進衣冠之列而預卿大夫之選其可也

上欲封王曇首等拊御床曰此坐非卿無復今日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上乃止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崇高莫大乎富貴此非以利言之也中天下而立負黼扆而朝所謂天位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私富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私貴也以天德

居天位貴爲天子而富有天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豈爲一人之身而有是哉王者之迹熄聖人之道衰誠意正心之學不傳於是乎由欲而滅理徇利而忘義以富貴寳位爲己私分欲速而不得則至於子弑其父欲久而忌後則至於父殺其子於是位不爲寳而富貴不足以崇高人之大彜泯矣觀宋文之言亦何所見之褊而度量之隘耶漢高由亭長爲天子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恢廓大度載請奎建在蘇若固有之宜其并包八荒垂祚四百也若量小而受大則如器容物滿必溢矣文帝拊床自慶其坐陋哉言乎晏首之對亦纔足以警之矣

魏主聞夏世祖殂議欲伐之羣臣以爲不可崔浩曰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

衰必不可伐以天下 無無父之國也魏燾所行繩祖武耶
崔浩於是乎可以盡規矣非惟不言又從而贊之則向者
諫魏嗣伐宋之舉是耶非耶前日之諫是則今日之不諫
非也今日之不諫是則前日之諫非也浩必居一于此矣
故評之曰崔浩見理不明而執義不堅豈不信哉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見之有慚色

周公作七月無逸以戒成王于時距后稷公劉六七百年
成王沖幼不知稼穡艱難未足怪也文帝於高祖所聞見
之世非祖之所逮聞者已羞覩逝翁耕具有類膏粱之家
癡兒騃子何也夫諱賤貧則逸欲易動懷安宴則憂患不
深文帝雖身致太平而卒蹈大難其兆於拊御床而恥耒
耜之日矣

勅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宮墻五仞其堅可礪斧
及魏主攻克之
城郭溝池以爲固自禹湯以來所不能免然則尚矣苟恃
其險不修城郭決旬之間楚克其三都由此觀之城惟不
築也築則必高必堅而已矣高至於十仞堅至於可以礪
斤斧宜可恃以爲固也而赫連昌之敗乃不得入城而魏
主入之然則不修其城如莒既不免於潰高堅其城如夏
又不免於亡城爲有益耶爲無益耶夫聖人不使人恃城
以爲固也禦暴保民不得不設其所以不可犯者直恃人
心耳赫連勃勃殘忍好殺肆其驕暴夷夏囂然人無生賴
既死諸子相圖以召魏兵乘勝長驅而統萬失守然則無
保民之道雖崇城到天亦不能固也故城郭溝池可以禦

縣保民矣必有令政以固結人心人心不離其堅高有甚於城而險深有甚於池下可得而破矣

陶潛卒通鑑無此蓋補續之

淵明潯陽人曾祖陶侃爲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不羣始爲鎮軍建威參軍未幾得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會郡遣督郵至吏請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作歸去來辭其引曰予素貧幼稚盈室瓶無儲粟叔父遂見用爲小邑及少日眷焉有歸歟之情何則性質如此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云在官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薪水之勞曰此亦人子也宜善視之又嘗疏告子儼等曰吾以家弊東西遊

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然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小學琴書偶愛閑靜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又作五柳先生傳曰先生寡言絕意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即欣欣忘食環堵蕭條不蔽風雨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即此可見潛之大槩矣其詩幾一百十有五篇若質而綺若癯而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有詔徵爲著作郎辭不赴自以家世晉臣不仕于宋朝及其没衆號之曰靖節徵士君子曰陶公地位甚高古之逸民也

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荊州職事修治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降抑彭城帝之次弟宜徵還朝共參大政弘從其言

親賢並用古今通誼也然用親固亦以賢為尚非專取其親也專取其親而不擇賢兩晉之事可見矣義康吏能足稱豈有道德可居輔相之地耶范泰忠於王弘者宜勸使博求賢人與共天位乃猥以義康為言於是乎志正而識近矣未來之事雖難豫知然致義康專權不克有終循本而論則泰之過也

秘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惟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靈運意甚不平稱疾不朝出郭遊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重傷大臣諷令自解靈運既歸遊

飲自若爲法司所糾坐免官

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衣韋帶而無卿相之心德可以堪萬鍾雖飯蔬飲水而無富貴之欲夫是之謂君子一日都卿相而慼慼富貴巍巍乎而不與焉人之見之與布衣蔬食之時無以異也夫是之謂道德此固小才淺智振矜皷厲之士以爲沽激而迂闊者也彼其自處稍不見用即生怨忿以爲遺己如謝靈運之徒未得之則患不得既得之則患失之區區之見不越乎名寵勢利之間雖言語清華而器識凡近文帝棄而不用安得謂之不知人哉

秦尚書辛進嘗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之目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以傷面之由毋以狀告暮末怒夷進五族

暮末可謂孝矣以毋面被傷之故視人命猶草芥然與稱之不得乎親視天下如弊屣得無類乎是宜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矣曾不三年遽至亡國何天理之偕耶曰暮末非能孝者也辛進之彈蓋從先王遊戲且誤中而非故情可察矣正使過誤至死猶不當誅必其傷有甚焉人子所不能忍者罪止進身可耳既加極典又及母族濫刑如此豈所以安其親也善爲毋者初盍隱諱不能不言及子之多殺也又不能諫是蹙半面之敗而失一國之心卒之亡國人莫效死逾城而出者皆將相大臣其離德合怨爲已久矣暮末至此又烏得爲孝乎故事有似是而非者飾小行妨大德君子所惡之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言不可獨崔浩勸之張淵以歲星襲

月不可舉兵浩曰月食修刑今出兵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辯論久之淵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浩曰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

崔浩占天料敵誠有過人者獨未知佐國之道耳夫魏北夷也非不能攻戰并吞之患有壯士健馬能不求不忮之爲難浩誠知古今監成敗則宜勸其君以修德行仁用賢固本保其土宇爲安寧不拔之基豈可吹波助瀾增其闢國廣地之意乎雖征伐克獲功高一時而他日爲拓跋氏之禍者實兆於北虜子房之智豈爲是哉其言曰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此尤非忠臣所宜言也上之意有是有非是則當將順非則當匡救苟不問是非一槩聽從無乃妾婦之正豈大臣以道事君之法乎

魏滅柔然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其謀畫之功
坤之六三居下位之上得位者也其義含章而不敢成當
時而為之及有善有美則掩隱自晦以歸諸君於上無忌
惡之心在已得恭順之道斯人臣之正也晉郤克大破齊
師而還入見晉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
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欒伯繼見公勞之如郤伯其
對也亦如郤伯此庶乎無成而代有終者功名之際人臣
所難處也今崔浩以謀被賞偃然受之而不辭及魏主優
於衆中稱而揚之亦無退讓之文若大克堪名副其實者
浩自謂稽古乃不知含章之義大臣之禮何其陋哉他日
魏主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尫弱不能彎弓持矛
然胸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此雖譽言至矣然甲兵在懷豈

易當也浩於此亦罔然不知謙避夫魏主之言所謂笑中有刀者然則親而俄疎厚而頓薄加以天戮不少顧惜夫豈一日之故哉其所由來久矣

帝自踐祚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七年詔簡軍馬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地今當修復舊境魏主曰河南昔可得必若進軍當權斂避須冬寒氷堅自更取之

河南之地宋初所有徐傳失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軍用師必參彼己帝自度臨戎決勝孰與魏主可以遠攻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數則算無遺策矣卒之帝所謀不遂而燾之言可復豈獨此戰哉他日遂至虜為飲江而河南之地迄為戎有則南北之能否判然莫隱故為文帝者修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

之庶乎其有功也
諸軍並進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將皆喜王仲德獨憂曰諸君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中胡虜凶狡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非忠臣也
燕主病甚命太子翼攝國事勤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翼遂還東宮夫人矯詔絕內外翼與大臣並不得入中山公弘燕主之弟也與壯士數十人入禁中宿衛皆散太祖驚殂弘遂即位使

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待疾疑有逆謀吾攝大位以寧國家翼出戰兵敗殺之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問安視膳者也故鷄鳴而朝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修之子職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跬步離矣大位者敵之所覬也危病者邪之所伺也君疾而儲副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爲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勒兵以備非常太子悖違此命雖有十夫人如我何乃爲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大幾一失反使他人以不侍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昔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況夫有勒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侍父疾未嘗損而已不預知亂兵入宮驚懼而殂是已弑之也故曰爲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簒弑誅死之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

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在郡十年農戰並修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云慧龍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魏主賜慧龍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不足介意

杜驥守金墉日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鍾驥以虜馬來侵說使同守聳夫從之既而見城大不可守遂引去驥因而南遁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聳夫至而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文帝信驥一言而殺勇將於千里之外不復辨詰其情實而魏主能察反間益任能臣盡其才用以此敵彼固不能規恢河南一却魏師而取勝矣故人君知人善任照知姦罔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

魏尊保太后竇氏爲皇太后
崇寵保母至東漢野王君已極矣今以爲太后又加皇稱
是以居燥推濕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夫狄之人知
母而不知父至此則於母亦無差等曾是以爲禮乎崔浩
自名稽古者國有大失乃無一言知而默之是不忠也曰
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爲太后而不知止則其勢必
至於加皇而稱矣既以保母爲太后而不可止則他日必
至於追贈封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
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絶婚公主悉以家事委混從
子弘微惟有二女弘微爲之紀理生業尺寸無私髙祖即位
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及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
田宅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禄葬東鄉君

弘微勵謝混家事無不當者獨以私祿葬東鄉君則過於
惠者也使東鄉君窶無以葬如是焉可也彼固裕如者而
反資之無乃繼富乎臨財苟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
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中理焉可也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相善湛之入也景仁引之
後猜隙漸生湛知帝信仗景仁乃自結於司徒義康欲因宰
相之力以傾之義康數短景仁於帝帝待之益厚景仁乃稱
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居家養疾

劉湛本因殷景仁薦而被遇既乃背德且欲殺之湛固小
人矣景仁獨無失乎方湛自結於義康竊權亂政之時景
仁蒙帝深眷力足以去之即當疏湛罪咎端言于上謝已
援引之失出湛于外既全素分又不使爲義康之累則所

以勵君臣兄弟交舊之分皆得之矣顧乃稱疾遜位至于再三內以固帝之心外以張湛之勢湛旣落其度內則并義康而擠之人徒見湛驅扇義康將爲禍亂而不知景仁以柔弱勝剛強其心術之險有甚於湛之凶麤而無筭也

揚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禁止詔從之

酒無益於生人而糜穀米小則起獄訟大則生禍敗古訓著矣食少之時未有不禁酤釀者以曹操石勒皆能行之而後世獨不然蓋狃於淺俗之論而利夫榷錢之入也夫以良田種秫民不得食而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甚大而不之恤嗜酒之入先王所不仰國計所不資秖足以供浮費耳其利甚小而不之變豈經邦固本之善政哉

江州刺史檀道濟威名甚重朝廷疑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義康召入朝矯詔殺之并誅其子十一人

爪牙勳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霆轟物不用則如猛虎在山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輕重大小詳議而末減之自非叛逆無殺之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劉湛以疑忌之故甚權臣除之爲身謀耳而義康任兼家國乃聽用讒譖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釁負之彰獨此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患莫如道濟之强也以爲去之則莫予毒已不知殺景仁尫羸卧疾無堅甲利兵之用而其鋒鋭一發慘於檀公其愚豈不甚矣哉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告守令不法於是姦猾迫脅在

位而長吏貪縱者如故

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王嘉嘗論奏以爲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古者謂守令爲民之父母又曰師帥其任固不重哉患其姦貪罷軟者盡亦反己選任之道有未至耶乃使吏民皆得告舉是使奴變其主士訐其將投鼠不忌器之習則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崔浩爲魏謀臣此詔乃亂政之大者曾不知諫焉豈其智如子房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

魏主遣董琬等賫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

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茲疏勒等九國入貢魏壽按漢世故事以地遠兵力難及遣使勞費欲謝絶之善矣而感於有司之請亟勉遣使竟爲柔然所遮而不得

通是已愿之中而有司之失可以已也乃復遣使賷金帛往招撫之是貪而不能自克矣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可爲國榮猶將不受今反以利誘之雖得其稱臣朝貢何足貴乎中庸九經有柔遠人之道來則迎往則送謂禮文之施非謂金帛之餌也經國如是豈非崔浩之責哉

魏主欲伐涼州大集公卿議崔浩與李順順使涼州十二反涼王數與宴遊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以金寶納其懷順爲之隱浩以白魏主魏主未信及議伐涼州順曰姑臧之地絕無水草難以久留浩曰漢書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且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也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欲爲之遊說耶順遂不復言及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言驗矣浩

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

李順受涼金爲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訐揚之意豈爲國公論哉順使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爲不公何也先是順歸自涼爲魏主言蒙遜必死牧犍必立未幾而言驗魏主大喜賜予寵秩之而眷待彌厚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子房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正以荀文若之賢尚困於董昭以宋齊丘之多智而不敵於周宗李順崔浩皆爲詐險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受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爲浩短乎曰此浩之所以善讒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詰

浩曰卿言皆驗對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許攸貪暴以動士聽而濟其偵猜怨克之心豈南箕貝錦之足比哉崔公其非君子矣

太子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善養太子者使之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道皆不得進焉不以此為意則漢武為戾園開博望苑而敗矣太子之職舍問安視膳守軍監國餘無事焉不以此為意則楚成為商臣置兵甲而敗矣此二端前監甚明文帝皆犯之使太子延賓客盛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嘗告荊州刺史義恭曰汝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此最弊事非帝有克己之功不能言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

之何工於詔弟而拙於誨子哉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蒙首惡之名宋文帝是矣

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殺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

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挾商欲危王室周公爲冢宰則誅之今義康無殺兄之心亦無危社稷之謀文帝廢而徙之何所法也劉湛內用由殺景仁爲拔也義康上浸由劉湛驅扇也推原其故在景仁宜引薦拔之咎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驅扇之罪而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無足論者而

文帝景仁豈無責乎昇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不假可否此文帝寵義康過重成其專恣之階矣景仁若忠於文帝盍爲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福裁處義康國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錄擧小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誅或黜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圖已并及相王是卧疾五年與帝密謀稔惡養禍以伺幾便使帝失君臣之義虧兄弟之恩者安得專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傅廢殺二王大討厥辜比其中身掩耳彭城之戮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豈不有愧於義亮哉故原始要終書斷此事當辱文帝景仁之責也

左衛將軍范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性鄙躁爲士流所鄙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

常請黜之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
狀信受讒言但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人君於其臣患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患不亟進退之知忠
賢而不亟進則君子倦於難進之誠知邪惡而不亟去則
小人狃於難退之恩國家治亂常必由之文帝旣知范曄
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衞兵與聞政事是稔惡也他日
武帳岡叩刀之事豈不殆哉在易之姤陰長之卦也聖人
於初六即有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之
戒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消陽
而躁動止之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
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見凶矣文帝不知此義
待其長而後治之非惟幾墮其計而大獄一起所傷甚多

曷若止之於微之爲易朝廷固不當頻用刑法若劉湛之徒則其自取耳范曄與逆未彰出胃散地使亂心無惡恃而作不亦善乎而遊聽讒之譏是惡曲突徙薪之勞而欲焦頭爛額爲貴耶

魏寇謙之奏作静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爲功差易魏主不從

太子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於崔浩之見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其與寇謙之同一愚誕也夫天何物也哉豈若地之有形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

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昏冥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奠乎地也著明森布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故天雖對地而名其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於拳石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豈足以知天非盡性豈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故自賦予

而言則曰天命自稟受而言則曰天性自無息而言則曰
天道自不惑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自徧
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
曰天數自甚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
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則曰天威夫豈遠乎
哉故號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
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
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牧野誓師告皇
天后土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矣至周
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駁雜之言鄭康
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惑其說而無
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般禮亦渾淆而存之不能別

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享者其平生貌象聲色嗜慾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貌象聲色嗜慾情性而可想乎昧者不知天於是以事人鬼之心而億度之浸淫於黃老浮屠氏虛荒誕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侍衛衣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闊勝麗之致於是人主之修肆迷謬者謂己之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語言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因方士簧鼓譸張侈其心意而至此也故嘗妄論以謂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爲子帝王繼天而爲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

人臣而矯詔也成湯克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矯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陷於罪惡而不自知豈非不學先王正道之故哉縱魏不恤民力困東山之高又崇臺萬仞為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不可得而見也寇謙之無足云者崔浩自謂智如子房而稽古過之彼其聽信而敬從者乃爾豈不取笑後世而深可戒哉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賜死

士之優於才而劣於德者鮮不好賄蓋德以志持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能持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淫之而況賄乎李順昔者受蒙遜金於古使人亦有勞贈受之未為

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耳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得而間言無自入焉惟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譖之情著而外交之罪實矣其死也得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賄也既以受金為崔浩所白方負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滅者又以差次羣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安肯以死易生哉順長於謀畫為稾腹心官爵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敗是才為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以荊州刺史義季為南兗州刺史以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不得已用之詔之曰師護比表求還今欲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為士庶所安汝往有一事減之者必歸責於吾矣義宣勤自課厲事亦修理

帝以荆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為之每命一人必深加訓戒故義恭義季皆有令譽豈義宣人才凡鄙當此委寄理宜不稱以帝詔勅丁寧亦知自勉遂逃曠缺夫帝之所以眷眷荆州者為國家大計也而遞委諸弟恩莫厚焉又能戒勅不使驕怠義莫重焉若均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又盡美哉於荆州則忠而誨之於彭城則愛而敗之不善推其所為可勝惜哉

散騎侍郎孔熙先有縱横才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以贓獲罪義康為救得免熙先常懷報效及義康遷豫章熙先知范曄志意不滿乃說曄曰大將軍失職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時運之至也苟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然後誅除異己崇奉明聖

號令天下誰敢不從曄初愕然熙先再三陳説反意遂決

范曄素懷不滿有怏怏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隙也曄若反復深思悟伐君之不可爲當熙先進其逆計登時發覺變邪志爲忠慮宋朝爵賞理不應薄亦足以酬富貴之願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愚濟凶而能遂者古無有也豈非才士之戒哉

有司奏免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爲庶人絶屬籍

觀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詐力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漫不知學其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立功立事直用才氣智術而權高勢強爲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己也是則庸愚凶暴相爲羣辨推一雄長耳揆以兩漢經術之頁節行之俗百

不一見況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法蓋美才也彭城慧察強識吏能精贍爲劉湛所誤而思謝述之賢思慧琳所教而嘆劉長之賊亦良質也然而兄弟素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爲仇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蒙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曄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孔范既誅有司因請削爵治罪此何理也亶由帝友愛已虧於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羣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帝心而不忌也嗚呼宋之爲宋弑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爲股肱所誅一子又爲兄弟所殺一子又爲孫子所弑一孫又爲

簒逆所畜不善之積與夫禍患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議者以始皇罷侯置守之後爭弑之禍爲之减損何考之不詳而易其言也

崔浩素不喜佛每言於魏主曰佛法虚誕爲世費害悉宜除去及魏討蓋吳至長安佛寺見有兵器魏主怒命有司閲寺誅之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毀經像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州之内鞠爲丘墟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歴代偽物諸浮圖形像胡經皆燒之天下沙門皆坑之太子晃諫不聽乃緩宣詔書沙門多匿得免惟塔廟無復子遺

佛法虚誕爲世費害崔浩之言似矣然浩未嘗深讀佛書也彼其戸牖未易知奥突未易窺蹊未易析而精極之地

未易到也豈老莊所得擬哉又況寇謙之圖籙真經乃虛誕之尤者正瞿曇所訶耳而浩舍彼取此烏在其智也又設壇場置廚會月飯數千人作靜輪宮極其崇高財力萬計逾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為世蠹害又何異乎其下詔毀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為非常之人而指漢明為荒君安知非浩所作侈大之辭也夫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漢明豈嘗有寇謙之之惑哉故欲革天下之弊者其所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君修德正己於上公卿大臣論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科條喻之以好惡變之以漸俟之以久則事不驟而政必成矣夫天地之化可謂速矣其為冬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為夏熱也乃在冬寒之日積之遠故其革之難為之豫故

其成之著豈可以一言一令用勢力殺伐而行之是以不旋踵而弊復生焉在易革之義曰巳日乃孚言不可遽也文明言盡其事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亨以正而無悔矣

帝欲伐林邑王范陽邁南陽宗慤自奮請從軍以爲振武將軍既定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宗慤其以馬文淵爲戒者乎文淵無可戒者以薏苡車爲人所譖也故宗慤幷薏苡之類亦不賫而衣櫛蕭然蓋亦無行橐矣若宗慤者非剛而無慾則窒而不求皆可以爲賢矣將帥成大功而以財自污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慤之賢益可尚矣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甚帝曰觀卿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袁淑進曰陛下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願上封禪書上悅

人有名不副實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凶之際淑有忠節何以爲名不副實也曰淑非能忠也其非能忠以願上封禪書知之也此袁淑之天也王僧達在文帝前議論執意明決沈慶之知其必來赴義此以天見之也

魏以崔浩監祕書事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閔湛郗標二人性巧佞爲浩所寵勸浩刊于石以彰直筆浩書魏先世事甚詳實立石衢路見者無不忿恚共譖於魏主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下有司按治

好惡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浩刻石書史立之衢路暴著國

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規諫于我而惡其訑說者此乃情性之類也彼閔湛郗標佞諂人也浩寵信而不悟而以直自任昧於爲尊者諱之禮是好惡不以類其不仁久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作春秋凡魯公之惡皆婉其文爲尊者諱所以存肅敬之心謹履霜之戒也浩而知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魏燾平日顧待如何正使復有大罪猶當以功議減而遽殺之鷙猛寡恩乃如此哉

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収太子召允俱入朝謂允曰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魏主言允小心愼密且制由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浩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子懼曰天威嚴

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云皆浩所爲也魏主問允信如東宮言乎允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欲匄其生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魏主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遂赦允而族浩

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崔浩同爲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已無此事爲人所誣者謗也譬如浩爲元帥高允副之浩敗於前允軍無失而不欲自以爲能則曰臣既副浩甘與同罪是則分謗也今浩領史允操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特不敢自文以實告君耳夫何所謗而曰分之云乎夫情僞交於前最難辨

也是非定於古乃易見也於易見者猶不能見則於難見

者宜乎其懵然也

下詔伐魏

有天下者論一相相之職無所不統其大者文武二柄也魏晉以來以詐力取國苟兵權不去已斯善爲君矣未有能擇任宰相責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豈非大役而總朝政者蕞爾耳名臣勇將不誅則死所以折衝經遠者誰當可寄而動欲北伐伐即自敗蓋以不擇任賢人與之共政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輕用民力而師喪於外禍興於內故克宅厥心以正已者愼其相以治國人主之要務也

將軍孫大起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兗六州三五民丁

倩役整行符到十日裝束悉用不充借楊南徐兗江西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者四分之一

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故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指蹤腹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義恭為總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為元帥乃諂諛貪饕之士也發近邊六州民兵十日即行則無素養之銳卒也借根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虜馬之不過江其亦幸而已矣

魏入寇沈璞守盱眙會臧質兵敗赴城衆曰若質衆能退敵完城則功不在我不如勿受璞曰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

縱君可欲專功而留儒乎乃納之及魏師退璞上露歲歸功於質

人之才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慾蔽之故利害在前而不見從違用舍失其宜當者皆是也孰有不爭功之心以濟國事爲急如沈璞者乎向若璞從人之言不納臧質恐功不在我賞不歸己則盱眙必破身且不保尚何功賞之可望乎夫以利誘人人鮮能援義以拒之使璞智足以及此可不謂天資之美乎使其希慕古人以能然可不謂學以知之乎既已却虜又歸功於臧質此一役也始終完粹璞眞儒者矣其視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者賢否豈不相萬哉

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

莫敢自決此其所以敗也

古之爲師也推將軍之轂受以閫外之制不從中覆故人得盡其才而功可立此於古訓甚明成敗備見然而人君往往不能免中覆之弊以取喪敗何也其病在於欲功出於己而已命將出師攻伐千里之外而神機妙算親授於九重之中幸而克捷羣臣奉觴上萬歲壽以謂英謀聖斷高出乎萬慮之表而爲君者亦偃然當之曰誠是也於是侈心益縱黷武不已而禍亂由此出矣不知事有幸而中者幸可常乎宋高祖西征東伐身在行間則未嘗不勝命劉敬宣取蜀留義真守長安懸付節度則皆致敗此文帝之前監也況文帝將略非長又用昔人所短犯兵家之戒則雖幸中亦不可冀矣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常思南歸，以昔殺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上歸上以爽爲司州刺史，湛之以爲廟筭遠圖，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聖人立復讎之制者，以引懦夫，消人慾而存天理也。讎莫重乎君父之見殺。無忿志者畏於敵而不能報，有貪心者怵於利而不肯報，惑異端者推於宿命而不忍報，而天理滅矣。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父讎不報不可名爲人；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故君讎不報不可立於世。使人人知君父之重，皆勉爲忠孝，故有讎必報，則弑父弑君之禍息矣。徐湛之於魯爽，義不共天，乞屏居田里，不與比肩事主，似也。力伸此志，則曰不可，乃一請遂止，尋又遷秩，湛之居內，魯爽守藩，於是復讎之念微，祿利之心重，而爲子之道滅矣。

江夏王義恭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請徙廣州未行魏師至瓜步上慮義康爲亂武陵王駿等共諧之遂賜死

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謨逢之文帝若引敗歸已則當如諸葛武侯宣布所失廣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懲馬邑之伏誅王恢以謝海內今則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之忠諫不賞百姓之從軍死傷及出財佐軍者不復反致猜於彭城慮其生難義恭弟也而奏之於內駿猶子也而奏之於外義康竟死不亦悖乎

一十八年六月魏中常侍宗愛往險暴太子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而與愛不叶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晃以憂卒謚曰景

稷魏主徐知其無罪甚悵之二十九年春正月追悼太子不已愛懼誅遂弒魏主

人之與人類也聖人之與人亦類也聖賢爲君其職在司牧人生之養之富之教之則君職舉矣盡此職者其後必昌或者爲君恃其強力好武樂殺則是自戕其類也虎豹蛇虺尚不自戕其類而司牧人者反不如焉則其慘毒然綿之禍未有不還中於己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往古一轍也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勢日隆至燾而益大然好大喜功并吞不已用刑寡恕殺人已多威武遠揚而死於閹寺之手然則向者之兵鋒戰氣適足自伐而已可不戒哉易不云乎臣弒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弗早辨也晃稷之死事起宗愛既悟其非當即日受戮

乃遲回猶豫至踰半載之久其昧於氷霜之戒甚矣其及
也不亦宜乎

上聞魏世祖殂下詔北伐使散騎侍郎徐爰隨軍銜中旨授
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古之爲師者不伐喪以敵國方遭大變所當矜惻推吾之
心有不忍焉若乘其約幸其禍狃利而舉則狄道也中國
之所以爲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失則爲夷狄中國居而
夷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
祖伐秦之喪不旋踵魏燾伐宋之喪出乎爾者反乎爾我
以不仁不義自爲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
戒焉又乘魏喪而伐之是以夷狄攻夷狄尚何較焉況宋
魏淮南交兵之後亦既講解聘問往來通情好矣魏燾之

殂文帝宜申飭使臣賜死弔生則義聲遐暢仁心遠洽乃中國之道也曾不是圖惟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合殿之禍哉古之爲國家者經一事即增一智文帝以中覆失地喪師不少改悔豈天奪其鑑乎何迷謬之不反也

初潘淑妃生濬有寵元皇后恚恨而死太子劭深惡濬濬懼乃曲意媚之劭復與之善劭濬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巫祈請令過不上聞其後遂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殿下其黨告之上大驚遣使收捕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遣中使切責劭濬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古之廢太子者多以庶孽寵惑其心而小人欲結內援圖富貴于所置者爲之助於是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劭則

甚於是矣帝待之厚倚之深潘妃及濬鍾愛帝未嘗有廢立之意也而劭乃自生豕心形於筆墨不道之跡發露莫掩帝於是焉斷以大義集公卿下明詔廢徙遠服不孝之罪劭濬自取不慈之譏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遲迴猶豫至於八月之久其昧於履霜堅冰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夷考宋魏行事未有大相遠者文帝保養黎庶元嘉之政於斯為盛所謂此善於彼耳而黷武不息自隳其美殘民之禍以自災于厥身與燾相望故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也可不戒哉

魏以陸麗為司徒賜爵平原王麗曰陛下國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徼天之功以當大賞力辭不受

魏主之立高允與謀而賞不及允終身不言

陸麗高允実狄之人也夷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迎君立主之功一則辭賞而不居一則隱迹而不言中國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造周室相成王致太平周公既歿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祀周公于太廟說者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爲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爲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豈得指其所爲謂人所不能爲乎人而不爲則誰爲之耶自此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勲勞取賞或不滿意怏怏怨望至於作亂殺身者皆不明人

臣之義故耳至於嗣君即位其平日臣僕莫不過有希望覬為故事而恩數倍於他人是以天下為營帑中物私得有之以相報勞何亦不廣之甚也漢文修代來功在踐祚三時之後纔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數然者庶幾有德之事矣

三十年帝欲廢劭誅濬以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以告劭劭初帝加東宮兵與羽林等至有實甲萬人劭遂與其黨矯詔夜開宮門直上合殿帝猶未寢遂弒之

晉之申生宋之痤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遹隋之勇唐之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元凶劭則反逆之迹形于手書既與[illegible]前其暴著甚矣非有讒間猜忌之事也御正殿召公卿諭以大義廢之

已不失爲懸父劭濬得盡天年不亦善乎君親無將將則
已形而不治蓄疑敗謀其疑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
林等使其有宮甲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慮狂竿之漏
是劭固欲弑而文帝固使之弑也宋文美質温厚愛養斯
民然純恃智力斜持大業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
禍發蕭墻取笑千載由是觀之人君以務學爲急不知春
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可不信哉
劭檢料文帝巾箱得王僧綽所啓廢劭燓疏劭殺之
王僧綽蕭懿居必死之地知而不去以爲忠耶元凶劭蕭
寶卷豈足忠者以爲智耶死於昏亂之朝何智之足云然
則於義何居僧綽趙驗懿奔于外善矣